

尋找

◎ 依娃 著 胡傑 插圖

逃荒婦女娃娃

中國著名學者姚監復、著名記錄片導演胡傑作序

饱读书屋：PDF4U.org 独家发布



明鏡出版社



目錄

饱读书屋：PDF4U.org 独家发布

1. [獻辭](#)
2. [內容簡介](#)
3. [各界名家推薦辭](#)
4. [作者簡介](#)
5. [插圖畫家簡介](#)
6.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1. [無名餓亡者：](#)
7. [大饑荒人吃人事件記錄](#)
8.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調查名單](#)
9. [逃離甘肅各縣人數](#)
0. [逃入陝西各縣人數](#)
1. [序一 大饑荒中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
2. [序二 繪畫何為？](#)
3. [自序：傾聽她們的哭訴](#)
 1. [鮮為人知的甘、陝逃荒群體](#)
 2. [逃荒的因由、逃荒的途徑、逃荒婦女的定義](#)
 3. [逃荒婦女的年齡、價格、婚姻對象](#)
 4. [“甘肅外流陝西婦女”的遣返、回流](#)
 5. [結局：她們活著，背負著一生的痛楚](#)
 6. [引用資料來源：](#)
4. [第一章 我家的逃荒史](#)
 1. [一、外婆：拖兒帶女逃荒的母親](#)
 2. [二、尋人啟事：尋找姨婆、俊俊、俊之](#)
 3. [三、母親：為逃活命](#)
 4. [四、舅舅：把人餓得沒有指望](#)
 5. [五、我的身份證：甘、陝逃荒婚姻的後代](#)
5.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1. [一、我兒子的名字叫“秦安”](#)
 2. [二、餓得大人吃娃娃](#)
 3. [三、從張千虎改為呂志強](#)
 4. [四、給別人當兒子活下來](#)
 5. [五、領你到陝西就能吃飽](#)
6. [第三章 逃荒的未婚女子](#)
 1. [一、我扒油罐車從武威來的](#)
 2. [二、我家的女人都跑了](#)
 3. [三、保大的 把小的餓死去](#)
 4. [四、人吃人 老鴉麻雀吃石頭](#)
 5. [五、張勤娃 人販子的女兒](#)
 6. [六、人臉上的顏色和樹葉子一樣綠](#)
 7. [七、餓得家里人一個不疼一個了](#)
 8. [八、我把你殺著吃了去](#)
 9. [九、晚上在窯洞裡偷著吃](#)
 10. [十、一個饅頭回來一個媳婦](#)
 11. [十一、家裡有麥不敢吃](#)
 12. [十二、姐姐你在哪裡？](#)

13. [十三、在陝西跟不上好男人](#)
7. [第四章 逃荒的已婚婦女](#)
1. [一、火車站上就有男人領婆娘哩](#)
 2. [二、死三個當一雙半](#)
 3. [三、唉——！](#)
 4. [四、酒泉 姨](#)
 5. [五、把我的人\(丈夫\)餓死了！](#)
 6. [六、我和老頭都是秦腔演員](#)
 7. [七、餓死的餓死 上吊的上吊](#)
 8. [八、我把娃領上就跑了](#)
 9. [九、我今年86歲了](#)
 10. [十、人完了](#) **饱读书屋：PDF4U.org 独家发布**
 11. [十一、你領上娃娃逃個活命去](#)
 12. [十二、媳婦餓死了她的婆婆](#)
 13. [十三、女娃送人了男娃沒有人要](#)
 14. [十四、人販子把我販來的](#)
 15. [十五、嫂子問你怎麼才來？](#)
8. [第五章 孩子們的慘痛記憶](#)
1. [一、我啥都不知道 \(16歲\)](#)
 2. [二、我媽領我逃出來的\(9歲\)](#)
 3. [三、五福兄弟\(14歲\)](#)
 4. [四、五歲逃荒小女娃娃\(5歲\)](#)
 5. [五、四歲逃荒小男娃娃 \(4歲\)](#)
 6. [六、天上下雨想親娘 \(16歲\)](#)
 7. [七、我媽先後跟了三個男人\(7歲\)](#)
 8. [八、甘谷苦兒流浪記 \(9歲\)](#)
 9. [九、到陝西就好了 \(13歲\)](#)
 10. [十、姐姐的愛情\(14歲\)](#)
 11. [十一、遇到了一個好人 \(16歲\)](#)
 12. [十二、沒有戶口回甘肅去！\(11歲\)](#)
9. [第六章 十多萬逃荒婦女、兒童](#)
1. [一、甘肅女人都往陝西跑](#)
 2. [二、殺狗熬湯澆莊稼](#)
 3. [三、咱陝西能比甘肅強一點](#)
 4. [四、我敢說嗎？](#)
 5. [五、我一直都當著村幹部](#)
 6. [六、就害怕吃不飽還要勞動](#)
 7. [七、村口88歲的老人敘說](#)
 8. [八、人販子張廣祿——是拐賣婦女？還是救命恩人？](#)
 9. [九、“大漢婆”的命運](#)
 10. [十、武功的逃荒婦女情況](#)
 11. [十一、去西安火車站尋找逃荒蹤痕](#)
 12. [十二、去逃荒第一站——寶雞市繼續尋找](#)
0. [附件一](#)
1. [附件二](#)
2. [附件三](#)
3. [附件四](#)
4. [附件五](#)
5. [後記：走村串戶的尋找](#)

獻辭

獻給我受苦受難的母親



我的母親牛淑英(1944年一)

在這個黑暗的極權時代，一個年幼孩子所經歷的苦難，便是這個 國家所經歷的苦難。 一個女性個人所遭受的屈辱，便是這個民族所 遭受的屈辱。 一個母親所承負的空前悲劇，便是人類共同所承負的 空前悲劇。

饱读书屋：PDF4U.org 独家发布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一個女兒苦心寫作，奉獻給七十歲母親的書。這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部有關1958年～1963年甘、陝逃荒婦女、兒童的口述歷史專著。

“到陝西逃活命去！”“到陝西就能吃飽！”大饑荒的重災區甘肅省餓死130多萬人口，十萬多年齡在16歲～50歲之間的婦女，家裡餓死了父親、丈夫、兄弟姐妹，在家無顆糧，坐以待斃的情況下，她們拖兒帶女翻山越嶺，有些獨自扒火車逃荒，有些在人販子的帶領、安排下逃荒，有些在親戚、老鄉的同往下，步行、爬火車、乞討、半路被攔截收容……千辛萬苦來到當時“五風”刮得稍微溫和一點的陝西。黑人黑戶，就沒有糧食定量，她們唯一的生存之路，就是嫁給陝西最窮的、年紀大的、身體殘疾的或喪妻的男人，以求有個地方睡覺，有個地方吃飯，以求能把她們帶來的孩子撫養成人，以求活命。甚至不少七、八歲的未成年兒童獨自逃荒，在陝西給人當兒子活下來，慘不忍聞。

“到火車站就有男人等著領，給我一個饅頭，我就跟上回去了。”“我要飯到這個村裡，人家問了問，我就再沒有走。”“我是人販子領來的，人家賣了一百元。”“給我父親一斗包穀，就行了”……

三年來，作者走訪了陝西省的戶縣、周至、眉縣、富平、武功等地，採訪了80多名當年的逃荒婦女、兒童。錄音口述、拍攝照片……記錄、搶救這塊大饑荒研究中尚無人開墾的“荒地”。這本書記錄了那些逃自甘肅的甘谷、通渭、秦安等十多個縣的婦女、兒童所遭受的連年饑饉、曲折艱難的逃荒過程、屈辱無奈的求生故事。字字泣血，句句涕淚。

甘、陝一家親，多少妻離子散？多少骨肉分離？多少血淚傷痛？至今仍鮮為人知她們的哭訴與她們的控訴！

在本書中，中國畫家首次以系列繪畫形式表達對50年代末—60年代初這場大饑荒的深切關注。



本書作者依娃家的逃荒婦女

饱读书屋：PDF4U.org 独家发布

各界名家推薦辭

祝賀你的書出版，這是一場戰鬥，是真相和謊言的戰鬥，真相必勝，真理必勝。

——著名學者、記者、《墓碑》作者 楊繼繩

依娃把被壓在最低層的人的話一字不差地展示給世人，很震撼，很有力。這樣的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它應當成為每一個人的必讀書。讓世界知道，在 " 偉大、光榮、正確 " 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土地上，到底都發生了些什麼？！讓世界知道，比捷克特萊津和波蘭奧斯威辛規模更大，更駭人聽聞的人類獸行的始作俑者們，沒有謝罪，沒有懺悔。

——著名美學家、作家、《尋找家園》作者 高爾泰

這是您對民族災難的心血記錄。製造一場上千萬人死亡的饑荒的元凶和罪犯，一定逃不過歷史的懲罰！因為有你們的書為證。

——《開放》雜誌總編輯 金鐘

記錄大饑荒的歷史，並不是一件輕省的工作。捍衛納粹集中營記憶的大屠殺幸存者、詩人保羅·策蘭縱身跳進塞納河，書寫南京大屠殺的作家張純如不堪憂鬱症的折磨自殺身亡。依娃當然知道這些血肉模糊的前車之鑒，但她還是義無反顧地出發了。冒著巨大的風險，開始了這段漫長的採訪旅程。

——著名政論作家 余傑

你完成了一個有關中國人的神聖使命，而且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沒有人能夠有你這樣的勇敢和毅力！從寫這部書開始的時候，你就決定了承受壓力和寂寞。你是為了人類的良心寫作，為了歷史的良心寫作。

——海外文藝評論家 陳瑞琳

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依娃

依娃，本名宋琳，作家，大饑荒調研者。

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一個農民家庭，度過貧寒童年，七歲時被姑母過繼領養。出國前在金融機構任職多年。1993年隨夫赴美。曾獲第一屆新世紀華文文學獎、《讀者》徵文獎等。

受楊繼繩《墓碑》觸動及家族的緣故，近年走訪、調查中國1958—1962年大饑荒真相，竭力留下大饑荒倖存者的親歷見證。歷時三年，採訪、整理、刪改、編寫、出版了包含69位農民口述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明鏡出版社，2013年）《尋找逃荒婦女娃娃》為同一系列作品。

目前居住美國麻州，相夫教子，調研寫作。

插圖畫家簡介



胡傑

胡傑，紀錄片導演，畫家。1958年出生，曾在軍隊服役15年。之後從事美術創作。1995年開始拍攝獨立紀錄片，拍攝有《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母親王佩英》、《星火》、《糧食關紀念碑》等。現在已經拍攝獨立紀錄片31部。

目前居住中國南京。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作者在各地各縣、各家各戶所搜集到了一部分餓亡者名單，其中包括因餓病死者、因偷糧搜糧而被打死者、工傷死者、勞累死者、自殺者、被人相食者、撐死者、一些餓亡兒童等等。

寫下他們的名字，是為了不能忘卻的記念！

（注：排名以漢語拼音字母為序）

城兒，男，40多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餓亡。

董凡俊，女，21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黃淑女的娃娃，男，1歲多，甘肅省徽縣水楊公社，餓亡。

侯××，男，20多歲，甘肅省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上吊死亡。

侯財，男，50多歲，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餓亡。

侯長福，男，8歲，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餓亡。

侯××，男，36、7歲，甘肅省武威縣人，餓亡。

侯××，女，8、9歲，甘肅省武威縣人，拉肚子病死。

賈鳳英的姨姨，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鄉人。餓亡。

賈××，男，40多歲，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鄉人，餓亡。

賈××，男，40多歲，甘肅省武山縣鴛鴦鄉人，上吊死亡。

賈妻，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山縣鴛鴦鄉人，餓亡。

康振花，女，60多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餓亡。

李××，男，半歲，甘肅省甘谷縣李家堡子人，餓亡。

李××，男，30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被修水庫炸死。李妻，女，30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餓亡。

李××，男，2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被撐死。

李××的舅婆、女，50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餓亡。

李守魁，男，50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餓亡。

李鳳花，女，4、5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餓亡。

劉××，男，5歲，甘肅省武威縣縣城人，餓亡。

劉××，女，7歲，小名豬丫頭，甘肅省武威縣縣城人，餓亡。

劉玉芳的丈夫，27歲，甘肅省漳縣鹽井公社人，餓亡。

劉玉芳的父親，50多歲，甘肅省漳縣鹽井公社人，餓亡。

羅××，男，30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人，餓亡。

牛福成，男，69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牛志恒，男，42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牛佛黛，女，14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牛祥娃，男，8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牛潤斗，男，40多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牛××，女，3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牛玉鳳的女兒，5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任××，男，40出頭，甘肅省秦安縣岳王鎮人，餓亡。

任金巧的三個哥哥、姐姐名字、年紀不詳，餓亡。甘肅省秦安縣岳王鎮人

石歲娃，女，40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因為害怕隊長開批鬥，跳懸崖摔壞腿，死亡。

宋寶的父親、母親、姐姐、哥哥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人。均餓亡。

茹鳳土，男，30多歲，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逃往新疆後失蹤，估計死亡。

茹永武，男，60歲，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餓亡。

王××，男，50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餓亡。王玉英的大爸爸、三爸爸、五爸爸，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餓亡。

王世德，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大隊人。

王春霞的父親，40多歲，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餓亡。

王春霞的弟弟，5、6歲，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餓亡。

王春霞的姨父，男，30多歲，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餓亡。

王香雲的父親，50多歲，甘肅省甘谷縣廟灘人，死於新疆柴達木。

王小雲，女，22歲，甘肅省甘谷縣廟灘人，逃荒陝西戶縣，病亡。

魏根福，男，5歲，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餓亡。

魏增福，男，16歲，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逃荒到陝西後，參軍到西藏“剿匪”中“犧牲”。

許××，男，6、7歲，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餓亡。

謝××，五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謝家莊人。餓亡。

楊巧娃，女，30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病亡。

楊樹方，男，40多歲，甘肅省徽縣人。餓亡。

楊樹×，男，30多歲，甘肅省徽縣人，餓亡。

楊老四，男30多歲，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餓亡。

楊妻，女，30多歲，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餓亡。

楊俊傑，男，20多歲，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淹死。

楊俊傑的母親，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餓亡。

楊俊傑的兒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餓亡。

余淑霞的堂哥，年紀不詳，甘肅省張掖縣人，餓亡

張小清，女，2、3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忠平，男，38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武奎，男，40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因為偷豆子被發現，上吊而死。

張×虎，男，4、5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勤娃的一個姑姑、一個姨姨餓死，姓名、年紀、地址不詳

張××，男，60歲，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地主，被槍斃。

張君山，男，40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千戶鎮永樂村人，餓亡。

趙燈娃三爺的兒子，姓名不詳，50多歲，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上吊自殺。

趙燈娃舅舅的大女兒，姓名不詳，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餓亡。

趙燈娃舅舅的二女兒，姓名不詳，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餓亡。

趙燈娃的舅舅，土改時因為不願意交出自已家的地，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被叛刑槍斃。

朱國英的丈夫，40多歲，甘肅省秦安縣槐樹廟人，餓亡。

周玉英的伯母，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隴西縣永基鄉人。餓亡。

周玉英伯伯的孩子，男，四、五歲，甘肅省隴西縣永基鄉人。餓亡。

無名餓亡者：

小女娃，尚未取名。一歲左右，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一個小孩，性別、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被自己餓極的父親殺食。

×××，男，7、8歲，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人，餓亡。

×××，女，16、7歲，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餓亡。

×××，男，50多歲，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餓亡。

小女孩×××，姓名年紀不詳，被父親殺食。

無名嬰兒，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李河村人，因為母親沒奶水而餓死。

×××的母親，50多歲，甘肅省通渭縣人，餓亡。

×××的父親，50多歲，甘肅省通渭縣人，餓亡。

小女孩，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威縣人，餓亡。

一個老人，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威縣人，餓亡。

×××，女，30多歲，甘肅省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上吊死亡。

王蘭芳的二伯、二娘、三娘、三娘的一個男娃娃等，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人，死亡人數、姓名、年紀不詳。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餓亡。

陳金有的母親，五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謝家莊人。餓亡。

甘肅省甘谷縣很多想外出逃荒的人，坐在牆邊曬太陽，因為飢餓，站立不起來，便餓亡，人數不詳。

夾邊溝右派，姓名年紀不詳，天水市人，在陝西省戶縣上吊自殺。

大饑荒人吃人事件記錄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

(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夏在中南海游泳池邊對毛澤東說的話來自於王光美、劉源等著《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第32、240頁。)

一、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一對夫妻，因為家裡沒有糧食，丈夫趕走了婆娘，將自己的小孩殺掉，將帶血的木板和藏進炕洞子裡面。用小泥爐小鍋煮娃娃肉吃。隊長進去喊他開會，問他吃的什麼肉，他說：“撿到一個死豬娃。”隊長用筷子一戳，發現有小孩的手。但是當時並沒有報案，因為每個人都餓得活不下去，誰還管被吃掉的小娃娃。

二、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小孩×××餓死後，她飢不擇食的母親剝開兒子的身體煮著吃了。但是沒有人報案，沒有人調查，村人之間相互傳說一段時間，就不了了之。誰都餓得顧不上管。

三、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那裡一個男人把女人吃了。婆娘不見了，人就問：“咋不見了。”男人說：“去哪裡逛去了。”結果在鍋裡煮著。

男人餓得沒有辦法，不知道怎麼把婆娘弄死了，就吃上了，沒有人管。

四、甘肅省秦安縣月陽坡，一個父親因為太飢餓，就罵孩子：“我把你殺著吃了去！”他的妻子害怕，就帶兒子逃回娘家躲避。但是餓極的男人殺了自己的女兒，弄碎後準備下鍋，被村裡的幹部發現。逮捕後，被政府槍斃。以什麼樣的罪名，目前不得而知。

五、甘肅省武威縣城附近，一家兒子媳婦出門要飯，許多天不回來，他們的小女兒餓死了，爺爺餓得沒有辦法，就吃了自己的小孫子。等兒子媳婦回來，他們的父親也餓死了。這件人吃人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六、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一個家裡沒有吃的，媳婦說回娘家找些吃的。一個老婆子殺了自己三歲的小孫子，第二天隊上人進去問：“你媳婦呢？咋不見人。”老婆子說：“媳婦回娘家去了，我把我的孫子吃了。”村里人說：“你胡說，你胡說。”老婆子不知是餓糊塗了，還是嚇糊塗了，還是說：“真的，我把我的孫子吃掉了。”

後來，公社來人將老婆子綁走游街，法辦槍斃，殺人償命。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調查名單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數以萬計，靠作者一人之力不可能尋找、編寫出一個完整的逃荒者名單。這個重大的項目，應該由兩省的專業戶籍工作人員完成。這裡排寫出來一百多位逃荒者名單，只是給歷史留下一個佐證，給以後的研究者留下一些參考依據。

最重要的，是把這些大饑荒親歷者、逃荒者的名字刻印在歷史上！

(排名以英文字母為序。前為甘肅省地址，後為陝西省地址)

陳貴彩，女，77歲，前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人，現戶縣澇店鎮人。

陳玉蘭，曾用名張凡凡，女，67歲，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現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村人。

陳金有，曾用名謝金有，男，63歲，前甘谷縣謝家莊人，現眉縣金渠鎮棗林村人。

陳世花，女，73歲，前武山縣，現陝武功縣××鄉人。

陳玉蓮，女，75歲，前秦安縣國旗鄉人，現耀州縣廟灣鎮蔡河村人。

翠蘭，女，60多歲，來處不詳，現武功縣正元鄉鋪邑大隊人。

董玉蘭，女，逃荒時30多歲，前秦安縣千戶鎮永樂村人，逃至富平縣流曲鄉北耕村，已故。

凡鳳蘭，女，70歲，前逃荒前為甘肅省徽縣人，現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郭張孝，曾用名張纏虎，男，63歲，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現周至縣終南鎮東大堅三組人

高千梅，女，75歲，前陳縣趙八鄉，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侯香花，女，65歲，前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現周至縣尚村鎮西岩村人。

劉桂花的三娘，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天水縣北道鋪人，餓亡。

侯水蘭，女，66歲，前武威縣河寨鄉人，現富平縣到賢鎮西仁村五組人。

黃金蓮，女，74歲，前徽縣水楊公社三和大隊原崖小隊人，現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賈鳳英，女，72歲，前隴西縣蔡子鄉人，現眉縣金渠鎮棗林村人。

賈村棠，女，68歲，前武山縣鴛鴦鄉人，現武功縣××鄉人。

呂志強，曾用名張千虎，男，65歲，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現眉縣金渠鎮棗林村人。

羅桂花，女，逃荒時30多歲，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後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已故。

羅志前，男，58歲，前秦安縣郭家鎮人，現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羅××，男，65歲，前秦安縣郭家鎮人，現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羅志前的母親，93歲，前秦安縣郭家鎮人，現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已故。

李春花，女，70歲，甘谷縣李家堡子人，現周至縣尚村鄉疙瘩頭村人。

李淑芳，女，71歲，前秦安縣王堡鄉李河村人，現興平縣桑鎮鄉人

李桂蘭，女，77歲，前武都縣人，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李巧雲，曾用名候金雲，女，62歲，前武威縣人，富平縣到賢鄉西仁村人。

李××，女，年紀不詳，前前武威縣人，富平縣到賢鄉人。

李××，男，年紀不詳，武威縣人，富平縣到賢鄉人。

李芳萍，女，66歲，前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人，現戶縣倉游鎮許村人。

劉書蘭，女，73歲，前通渭縣人，現耀州縣人。

劉書蘭的妹妹，年紀不詳，前通渭縣人，現耀州縣人。

劉玉梅，女，2003年去世時83歲，前秦安縣王堡鄉羅店人，後逃荒富平縣流曲鄉北耕大隊。

劉環琴，女，出逃時30多歲，前秦安縣魏店鄉人，失蹤。她的孩子俊俊、俊之均失蹤。

劉惠珍，女，69歲，前逃荒前為武威縣縣城人，富平鄉華朱鄉順陽村人。

劉桂花，女，78歲，前天水縣北道鋪人，現戶縣喬家堡人

劉慧霞，女，81歲，前武山縣人，武功縣鋪邑鄉大堡村人。

劉玉芳，女，79歲，前漳縣鹽井公社人，現戶縣縣城人。

林苗巧，女，72歲，前甘谷縣大莊鄉林家窯人，現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羅瑞芳，女，71歲，前隴西縣蔡子鄉人，現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羅菊芬，女，59歲，前隴西縣蔡子鄉人，現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改名為嚴水英。

牛貴英，女，74歲，前武都縣佛崖鄉人，現現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牛淑英，女，69歲，前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後富平縣流曲公社東川大隊人。

牛富貴，男，63歲，前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現富平縣流曲鄉北耕人，後來改為黃豪，隨繼父姓。

牛俊娣，女，74歲，前秦安縣王堡鄉羅點大隊店下灣村人，現耀州縣柳林鄉五峰大隊人。

牛玉鳳，女，75歲，前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現戶縣龐光鎮蘭正村人。

牛俊香，女，62歲，前秦安縣王家村人，後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牛金香，女，逃荒時36歲，前秦安縣王家村人，逃荒到富平縣流曲鄉炭村，已故。

牛格香，女，59歲，前秦安縣王家村人，後富平縣流曲鄉人。

牛來喜，男，62歲，前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後興平縣西吳鄉散區人。

染月花，女，82歲，前通渭縣冰峪鄉人，後耀州縣柳林鄉蔡河鎮人。

茹鳳玲，女，70歲，前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現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任金巧，曾用名岳金巧，女，58歲，前秦安縣岳王鎮人，後陝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任金×，男，65歲，前秦安縣岳王鎮人，後陝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任金巧的母親，逃荒時年30多歲，前秦安縣岳王鎮人，後陝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已故。

宋玉蘭，女，75歲，前定西縣人，後富平縣曹村鄉小賈大隊人。

宋玉英，女，77歲，定西縣人，後富平縣曹村鄉小賈大隊人

石俊梅，女，逃荒來陝西時40多歲，前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後興平縣西吳鄉散區人。已故。

王玉英，女，72歲，前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現興平縣西吳鄉散區村人

王玉英的母親、妹妹、弟弟，前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現周至人，母親已經故去。

王秀英，女，78歲，前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人，後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王玉蘭，女，73歲，前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人，後戶縣澇店鎮人。

王秀英，女，69歲，前甘谷縣人，現陝西省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王婉婉，女，87歲，前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現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王新定，曾用名張新定，男，63歲，前秦安縣千戶鎮永樂村人，現富平縣流曲鄉北耕村人。

王香雲，女，68歲，前甘谷縣廟灘人，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王小雲，女，逃荒時18歲，前甘谷縣廟灘人，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病故。王歲義，男，63歲，前甘谷縣廟灘人，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王春霞，女，74歲，前漳縣城關鄉人，現富平縣城關鎮朱雀區懷陽村人。

王蘭芳，女，76歲，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戶縣澇店鄉里賢莊人。

王清芳，曾用名王清蓮，70多歲，前天水地區某縣人，現禮泉縣叱幹鎮劉家村。

魏祥福，男，70歲，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現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魏連福 男， 67歲， 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 現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魏×福， 男， 64歲， 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 現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魏增福， 男， 逃荒時6、7歲， 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 後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在西藏“犧牲”。

許秀英， 女， 72歲， 前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人， 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楊芬芬， 女， 逃荒來陝西時30多歲， 前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人， 後富平縣到賢鎮槐原村人。

楊彩蓮， 女， 73歲， 前徽縣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 現戶縣渭豐鎮元南二隊人。

楊生花， 女， 86歲， 前徽縣人， 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楊菊蘭， 女， 69歲， 前定西縣菜口鄉人， 現在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楊海棠， 79歲， 前甘谷縣楊家莊人， 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嚴寬幸， 男， 64歲， 前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 現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余淑霞， 63歲， 前張掖縣人， 現戶縣龐光鎮新陽坡村人

張範琴， 女， 64歲， 前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人， 後富平縣到賢鎮槐原村人

張喜民， 男， 逃荒來陝西時5、6歲， 前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人， 後富平縣到賢鎮槐原村人， 已故。

張海花， 女， 71歲， 前秦安縣蓮花鄉羊彎村人， 後戶縣澇店鎮姚餘村人。

張鳳清， 女， 62歲， 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現渭南市人， 張代清， 女， 76歲， 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現渭南市郊區人。

張亞琴， 女， 70歲， 前武威縣鳳落鎮人。現富平縣倒賢鎮槐原村人

張秀良， 女， 逃荒時41歲， 前武威縣人， 富平縣到賢鄉人， 已故。

張蓮花， 女， 逃荒時40多歲， 前甘谷縣廟灘人， 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已故。

張勤娃， 女， 70歲， 原秦安縣郭家鎮人， 現富平縣流曲鎮炭村人。

張愛蓮， 女， 72歲。原通渭縣馬營鎮人， 現旬邑縣人。

張梁， 男， 70歲， 原通渭縣馬營鎮人， 現旬邑縣人。

張愛蓮的母親， 女， 逃荒時30多歲， 前通渭縣馬營鄉景家窯人， 後旬邑縣人， 已故。

朱俊蘭， 女， 71歲， 前秦安縣郭家鎮人， 現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七組人

趙燈娃， 女， 71歲， 前甘谷縣潘安鎮人， 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四隊人

周玉英， 女， 72歲， 前隴西縣永基鄉人， 現周至縣尚村疙瘩頭村人。

無名逃荒者：

一個婦女， 武山縣人， 逃荒到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村， 被丈夫虐待、長期家暴， 死亡。

秀蘭媽媽， 隴西縣人， 逃荒到周至縣。已故。

秀蘭， 女， 67歲， 前隴西縣人， 現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村人。

秀蘭的四個姐妹， 姓名、年紀不詳， 隴西縣人， 現在周至縣。

尚尚媽， 秦安縣人， 帶領兩個兒子逃荒到富平縣。已故。

一個小女娃， 被祖母從隴西帶來時六歲， 現戶縣大王莊， 找不到娘家。

一個婦女， 帶來五個女兒， 落戶戶縣， 等女兒長大出嫁， 回到甘肅。

富平縣小溪鄉農民石商貴病死了婆娘， 自己去甘肅武威領回來一個女人當老婆， 姓名不詳。

王春霞的姨， 漳縣城關鎮人， 帶一個兒子逃荒到禮泉縣。

×××， 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留下家中病夫， 自己來陝西。

雲讓媳婦， 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吳吉祥媳婦，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李順子的繼奶奶，五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人，逃至周至。

李順子的姑媽，年紀不詳，甘肅省甘谷縣人

李順子的三嬸子，年紀不詳，甘肅省甘谷縣人，

一個通渭小媳婦，姓名年紀不詳，逃荒到周至。

牛景峰的表弟，10歲，甘肅省秦安縣人，陝西地址不詳。

武威女人，來陝西時30多歲，安家到富平縣小溪鄉，所嫁丈夫名字為石商貴。張××，女，50多歲，原秦安縣郭家鎮人，後富平縣流曲鄉人，已故。

無名婦女，60多歲，原秦安縣郭家鎮人，後富平縣流曲鄉人，已故。

無名母子，姓名、年紀不詳，原秦安縣人，後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無名女子，姓名、年紀不詳，來處不詳，後武功縣正元鄉鋪邑大隊，已故。

逃離甘肅各縣人數

註：逃離甘肅各縣、逃入陝西各縣的人數，只是在作者有能力調查的範圍內所統計出來的數字，並不代表實際的從甘肅各縣逃離、逃入陝西各縣的比例人數。僅供研究者和讀者參考。

從這些統計數字來看，甘肅省的天水、武山、秦安、隴西、甘谷等鐵路沿線的婦女比較容易逃出，來到陝西後，也是大多落戶在陝西省靠近西安、咸陽、寶雞這幾個大城市附近，農田平坦、交通便利、經濟條件比較好的縣、鄉、村。

甘肅省秦安縣：39人

甘肅省隴西縣：18人

甘肅省甘谷縣：15人

甘肅省武威縣：9人

甘肅省通渭縣：8人

甘肅省漳縣：6人

甘肅省武山縣：6人

甘肅省張掖縣：5人

甘肅省徽縣：3人

甘肅省定息縣：3人

甘肅省酒泉縣：2人

甘肅省天水縣：2人

甘肅省武都縣：1人

甘肅省陳縣：1人

逃入陝西各縣人數

陝西省戶縣：38人

陝西省富平縣：38人

陝西省周至縣：17人

陝西省蒲城縣：10人

陝西省武功縣：7人

陝西省興平縣：4人

陝西省耀州縣：3人

陝西省渭南市：2人

陝西省眉縣：3人

陝西省旬邑縣：3人

陝西省禮泉縣：1人

序一 大饑荒中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

——依娃的《尋找逃荒婦女娃娃》記錄的真人真事

◎姚監復

1958年中國大躍進的狂熱造成長達5年的大饑荒，幾千萬無辜的善良的勤勞的農民不幸地“非正常死亡”，通過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金橋”陷入了黑暗的地獄。在這場中外歷史罕見的大悲劇中，還出現了千千萬萬的逃荒難民隊伍，僅僅在甘肅，就有約十萬婦女逃到陝西，出現了妻離子散、骨肉分離的慘不忍睹的一幕幕傷心往事。依娃的外婆也是這場大浩劫的一名受害者、當事人，也是歷史的見證者。因此，依娃的《尋找逃荒婦女娃娃》並不是作家的主觀編造，也不同于記者的冷靜、客觀報道，而是懷著深厚的真正的同情心、深厚的歷史感和責任感，對每一位受難者訪談，又像記錄、整理自己的家史一樣用心血和淚水寫出了這本《尋找逃荒婦女娃娃》的書。這不是紙質的一般的書，而是血淚凝結的無數苦難的結晶體，極為沈重的大躍進、大饑荒浩劫的人間悲劇的史實，是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2013年11月，依娃、姚監復先生相會在波士頓。

《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向人民、特別是對那些懷疑大饑荒年代的死亡人數和苦難程度的善良人，展示了在那個荒唐的罪惡的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年代裡，可憐的餓得快死的農民的痛苦選擇的悲慘情景和故事。伊娃真情地痛苦地向我述說過她的訪談對象，她們未曾開口就流淚、痛哭、多年積壓在記憶深處的苦痛爆發時的傾訴，她們回憶起，被飢餓逼迫得與丈夫別離，攜帶兒女翻山越嶺逃往異鄉；她們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吃飯生存而重新找一個能養活她和子女的男人；她們又養育了小娃娃，在災荒過後，前夫千方百計尋找蹤跡終於重逢時，她們面臨新的痛苦的選擇，再次拋棄新生骨肉還是與前夫決裂？兩個男人見面時，為了同一個老婆而爭鬥，她怎麼辦？有的男人告別了年青的戀人，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定情時的小河溪，遠走高飛到新疆，後來再找到流落到陝西的女方所在地，打聽清楚了地方，可是戀人卻已經死去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講述了一件件親身經歷的撕心裂肺的苦痛往事，含著伊娃熱淚記錄、整理出來了。對於那些質疑大饑荒中死亡數字，實際上否定大饑荒事實的人，應當看到伊娃寫的真人真事，證明了一個不容懷疑的事實：如果沒有大饑荒，幾萬婦女會流亡嗎？會自願選擇那些遠離親人、告別丈夫、親人的痛心之路、死亡之途嗎？這些真人真事，證明大饑荒的大浩劫是確實的真實。正是造成幾千萬農民非正常死亡的大饑荒，才逼出來這樣悲慘的大逃荒！這是玩弄數字遊戲，企圖否定幾千萬“巨死亡”的學者們所不能否定的“大饑荒是場大浩劫”的歷史事實！依娃的《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和《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就是活生生的人證！

饱读书屋：PDF4U.org 独家发布

依娃的寫作方式是以老鄉、也是同命運的受苦人、女性的特殊身份，很自然也很親切地真誠地交心交談，她們也無所顧忌地不講面子把最隱秘的痛心的往事向伊娃傾訴，這樣，伊娃的書真實地記錄了許多真實的個案材料，真人真事真實的感情和真實的細節，從微觀上像一個一個細胞那樣記述了大饑荒的真實，為馮客、楊繼繩從整體上、宏觀上分析大饑荒的書作了主要的補充和闡釋，使人們從多角度多側面，特別是從受害者個人感受經歷的角度更深刻也更具體、更細緻地瞭解大饑荒的非人道非人性的殘酷、罪惡面。使人們認真思考，造成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發生在和平時期、正常氣象條件下並非大自然災害年月，這是不是由於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人為地強迫性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的方針制 造的災禍？這些始作俑者、決策者是不是犯了反人類罪？大饑荒的幸存者和死難者的家屬與後代是不是應該控訴這起反人類罪的罪犯？……至少道德法庭和歷史法庭將審判罪犯！伊娃的書，將為未來的正義審判提供一份重要的定罪的證據，《尋找逃荒婦女娃娃》的價值將更充分體現出來，將發射出耀眼的正義的光芒！

1930年代巴金為可憐的女人作代言人，替梅表姐、鳴鳳、瑞珣向吃人的禮教、封建專制制度發出正義的吶喊：“我控訴！”1960年代，千千萬萬可憐的女人在大饑荒的浩劫中，被剝奪了愛情、親情、人格的尊嚴甚至生命。由於這些悲愴的事件發生在黑暗的卻至今有人歌頌的毛澤東時代，由於最最最革命的口號掩飾了最最最專制的文化、政治傳統，以及最強有力又最無情最殘酷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所不在的壓力與恐嚇，巴金和有良心的作家保持了沈默，不敢控訴。到了21世紀，終於有了一批作家，包括依娃，向大饑荒的製造者發出了正義的吶喊：“我們控訴！”出版了一部又一部揭露大饑荒真相的書，但是，只能在大陸之外出版，而且是在事發後半個世紀。血與淚的實錄。這是歷史退步後的進步，也反映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艱鉅性、曲折性與反覆性。中國由黑暗走向光明，從專制走向民主、自由、法制與人權的歷史進程必然是長期的痛苦的需要犧牲的，又是符合歷史和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依娃和越來越多的有正義感、良知和仁愛之心的作家，將為這股潮流的洶湧澎湃沖破黑暗而貢獻出淚、血與愛心。拒絕遺忘，是為了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向後看，正是為了更好地向前看。像太陽將從東方升起那樣，一個難以擺脫黑暗的舊中國必將改變為光明的新中國！

2013. 12. 13於北京

（姚監復，中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著作有《眾人鑠金難鑠真——陳希同親述》等。）

序二 繪畫何為？

——關於依娃這本書的插圖

◎胡傑

到目前為止，我只是在照片上見過依娃。2012年，依娃給我寄來了她的散文集《我的鄉村》，把她生長的黃土高原那溝溝坎坎寫的很有質感，像是在田埂上拾起一塊土坷垃，用手隨性隨心刻鑿一下，就呈現出一個黃土色的人。後來知道她從美國又回到了家鄉的溝溝坎坎裡，寫她母親那輩子人的故事。當我聽她說，她母親是個乞丐的時候我心裡一震，我在拍攝《星火》的時候知道，在大躍進的後期，甘肅隴西地區有很多婦女逃荒去了陝西省，在那裡只要嫁個人都可以活下來。而依娃的媽媽就是逃亡中的一位。也許，正是這個緣故，她觸摸到了1959年到1961年中國當代史上沈默的大飢餓。然而，依娃與眾不同的是，她沒有就此而止，而是勇敢獨自前行，她沿著母親還是大姑娘時的逃荒路線去實地採訪。可以想象，一個生活在美國並有了基本人權意識的她，再次融入那片傳說著神秘故事的黃土地時，她的不同情感。



工作中的胡傑（胡傑提供）

依娃在2013年底的一次來信中說，她要出一部關於大饑荒的書了。問我可不可以為此畫插圖，我回信說可以試試。我這樣的回答是因為，在此之前我也接觸到了大饑荒。那是我在1999年拍攝尋找林昭這部紀錄片時。在採訪中，我逐漸知道了“三年自然災害”不是來自“自然”，而是一場慘烈的人禍。來自那場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的運動。後來我拍攝了河南光山縣一位農民老伯吳永寬的紀錄片，他為全村74位在1959年冬餓死的村民修建了紀念碑。而當時他的村莊只有130幾人，餓死一半人還多。需要強調的是，這塊紀念碑至今仍是神州大地上，為三年人為災禍而餓死的上千萬同胞所修建的唯一一塊紀念碑。後來，我走訪了安徽、雲南、甘肅、四川、遼寧等地。隨著採訪的深入，在我眼前展現的不僅是文字資料，聽到的不僅是被採訪者的述說，還有在腦子中出現的一幅幅慘烈場景，作為一個職業的畫家，我也不斷在本子上畫著一些草圖。當時我找到了用紀錄片的表達方式，但面對這些草圖，我卻沒有找到如何用繪畫語言表達這樣思維。

後來依娃給我發來了15段插圖的文字，這成了這組繪畫的出發點。我用木刻版畫的形式進行了表達。儘管這些繪畫無法抵達依娃的疼痛和這些具體人的飢餓與恐怖，我也常懷疑繪畫這樣的局限性和表達公共記憶可能性，甚至懷疑繪畫本身。依娃的文字是這樣的：如，嫂子在人家屋檐下睡了一個晚上，對來接她的哥說：“你怎麼才來接我？”就咽下最後一口氣。又如14歲的魏連福扒火車去逃荒，卻

進不了車廂，只有掛在車廂外面胳膊從把手裡伸過來，用牙齒緊緊地咬住大拇指頭，以防掉下去等等，還有那在吃著死去母親奶的孩子等等，這些都是我在採訪中相遇的，只是在中國大地不同的村莊由那些操著不同鄉音的老鄉們見證的事情。

繪畫已經和人類共同走過上萬年，近代各種流派又繽紛而過，但繪畫本身的美學力量是什麼？那震顫我們心靈的現實，怎樣才能表達。我在採訪中，有很多右派知識分子，他們面對身邊的暴力和對他們自身的暴力，面對難友的一個個死亡似乎已經麻木。他們勞作在改造的思想的工地上，有思想的人已經被暴力、勞累、飢餓所消滅。我見到的文字是揭發難友的紙條是自我檢查，見到的繪畫是頌揚大躍進的宣傳畫和揭發批判自己同伴的漫畫。繪畫何為？有一位死過一次的右派告訴我：當自己餓死的時候，整個身體很平靜，甚至沒有痛苦。大腦已經沒有思想了。餓死的人是面帶微笑的。繪畫何為？這是不止一次聽過的故事：當走過一個已經餓死的母親時，看到孩子還趴在母親的屍體上吮吸著母親的乳頭。那個心裡的疼痛怎樣表達。《星火》裡的向承鑒是用決絕的文章和記錄的文字表達的，是用在法庭上義正詞嚴的怒斥表達的。依娃的那個小親戚魏連福，身體懸掛在列車的車廂外，為了不使自己掉下去，他咬著自己的手指，這是人類求生的極限。繪畫可以畫出魏連福的生存極限嗎？那些死去的，從農村的孩子到勞教的知識分子的底色畫的出來嗎？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底色？道德沈淪是什麼底色？按照吳永寬老人的話說："那已經沒有社會了"。恐怖和死亡已經徹底改變了價值的標準。

繪畫，永遠是心靈的草圖。所有的繪畫都是心靈的未完成時。我對自己提出的方向是現場的深刻性。這也許是這組繪畫的情況。這是我用繪畫表達思考的理由。

2014年1月於中國南京

（胡傑，紀錄片導演，畫家）

自序： 傾聽她們的哭訴

——1958年～1963年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調研情況綜述

在這個世界上活了快五十年了，我幸運的沒有逃過荒，不曾體驗過背井離鄉、沿村乞討、日間無食、夜間無宿的日子。想象不出來，一個被逼迫逃荒的人，尤其是一個婦女、一個小娃娃會遭遇到什麼困境、會怎樣的恐慌無助、最後的命運會飄零何處？

我也寫作多年，出版了幾本書，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寫這樣一本書。從不曾想過，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人逃過荒，只是為了逃活命，只是為了能吃上飯，只是為了活下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要拚命的尋找她們、詢問她們，傾聽她們，寫下這些逃荒的婦女、娃娃們的苦難經歷。好像，冥冥之中命運安排我寫這本書，在我流浪海外、飽經世間風雨，準備好的時候來寫。



在通渭和受過餓得的老人、天真的娃娃在一起

饱读书屋：PDF4U.org 独家发布

鮮為人知的甘、陝逃荒群體

“三年自然災害”是我許多年來對那段歷史的唯一認識，課本上的歷史早被人塗脂抹粉的面目全非，潰爛之處艷如桃花。

幾十年來，逃荒者就在我家，在我的身邊生活，我卻從來也不知道問，不知道怎麼回事情，歷史被歲月埋上了厚重的塵土。外婆於2003年5月去世了，時年83歲，逃荒到陝西生活了四十二年，但她不曾對我講過自己的逃荒經歷。舅舅也六十出頭了，記得我小時候，他隨便說了一句：“那餓的時候，連玉米芯都吃上了。”我沒有在意，想他在胡說。母親年近七十歲了，把一句“我是個叫化子”掛在嘴邊好幾十年，但是從來沒有給我好好說過她家餓死過好幾口人，她和外婆是沒有吃的，快餓死了，才跑到陝西

逃荒要飯。我不能抱怨我的母親，因為她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吃的。她認為是自己天生的窮命鬼，她不願意說出她受過的苦，覺得丟人，沒有臉面。

2011年，我和母親、舅舅、老姑一起回到了他們的老家，甘肅省秦安縣，在我的詢問下，舅舅開始對我講：“你的那個小姨是餓死的，我親眼看見的，我坐在炕上，她爬到炕邊去喝水，就死了。”老姑對我講：“你那個老爺（注：曾外祖父）餓得半夜睡不著，爬起來去偷了個生產隊的白菜，想燒著吃上，還沒有吃上，就被隊長打了一頓，連餓帶打，人就不行了。”95歲的三婆說：“是人販子把你婆、你媽領走的，那兩個老漢穿著黑布褂子。不走不得行，男人死了，一個寡婦咋拉扯娃娃嘛？”村裡的老人說：“那時候能往陝西跑的，還是有本事的，年紀大的，身體不好的，還走不動，就死在家裡了。你婆算是走對了。”我吃驚得如遭電擊，我從來都聞所未聞過這些事情呀！不知道母親家裡曾經餓死過好幾口人呀！不知道外婆和母親、舅舅是在這種沒有糧食吃、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逃荒到陝西的呀！為什麼？發生了什麼？怎麼逃荒的？怎麼在陝西落下腳的？怎麼活下來的？

我坐在小板凳上開始詢問舅舅，看著他的眼睛，安靜地傾聽他敘述；我和母親坐在炕上，聊家常一樣的詢問母親逃荒的前後經過，瞭解那些不堪入耳的細節；我乘坐三輪車在上下顛簸中來到耀縣老姑家，請她講自己被婆家虐待、不給吃的、自己出門逃荒、嫁給本地人的經歷。聽陝西老家的村里人說，這方圓當年來的陝西婦女多得很，有些都陸續死了，有些年紀大了……。從甘肅逃荒到陝西，從家人的敘述中我才知道了大饑荒中甘、陝大逃荒這一頁沈重的、卻不被人們知道的歷史往事。

這場甘、陝大逃荒發生過五十多年了，我連自己家的逃荒史都一無所知，再不要說瞭解整個甘、陝逃荒婦女、兒童情況的全貌。中國每年出版百萬部文學作品，至今沒有一部描寫甘、陝逃荒婦女的專著。每年拍攝上百部電影，但是沒有一部以甘、陝逃荒婦女為主角的片子。現在回想，八十年代出現的那部電影《牧馬人》，女主角就是一個逃荒者，四川逃荒到寧夏。但是謝晉導演美化了這種逃荒，一個年青女子逃荒要飯遇到一個右派，因村人撮合結婚生子，夫妻恩愛，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謝晉導演沒有告訴人們，她為什麼逃荒？她家餓死了幾口人？她所在的四川餓死了多少人？我還記得有一篇短篇小說，大概是說饑荒過去了，逃荒到陝西的婦女想回家。她拿了一點錢、一點棉花，帶著從甘肅帶來的孩子走了，留下自己和陝西人生的孩子。小說的立意大概是說這個逃荒婦女多麼高尚，思念前夫，但是沒有卷走陝西男人的全部財產。把女人強行塑造成真、善、美的典型，加以歌頌，卻沒有挖掘出她們所承受骨肉分離的苦難和大饑荒的背景。就是這樣的作品，以後也很少能看到了。

幾十年來，中國的電影、電視、出版都嚴重貧血和軟骨，被二月河的皇帝、金庸的江湖、瓊瑤的哭哭啼啼、六六、池莉的男男女女婆婆媽媽所佔領……對中國人來說，好像這場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好像這幾千萬人消失的無聲無息，好像成千上萬的逃荒婦女都失去了記憶。直到楊繼繩先生出版了百萬字的《墓碑》，像投向沈睡歷史的一枚炸彈，炸醒了蒙昧無知的人們。楊先生的書給我很大的觸動和啟發，激發我開始了尋找行動。在寫作《尋找大饑荒幸存者》（明鏡出版社，2013年）的同時，我開始關注、留心甘、陝逃荒婦女研究方面的資料和狀況：

由於政治的嚴控，大饑荒這一事實真相一直被製造它的政黨所掩蓋，甘、陝逃荒婦女這個群體更是極少有學者研究。早在1991年，旅美學者丁抒教授文中有少許提及：“甘肅通渭縣要麼整死，要麼餓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剝，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實實地餓死。二十年代的作家柔石寫過一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講的是窮人將妻子典當給財主當生育工具的事。現在是新社會，法律已不允許典當婦女，但這並不能禁止甘肅的婦女為救瀕於餓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鄰省陝西再嫁，得到糧食送回甘肅家中。結果製造的悲劇同四、五十年前一樣；幾年後婦女在‘後夫’家留下親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為‘後夫’生下的孩子從此便失去了親娘。也有一些甘肅婦女，譬如有鐵路穿越其境的甘谷縣的婦女，很方便地到了較為富庶的關中咸陽的平原地帶，便再也不肯離開了。饑饉後，老家男人找到了她們，可是她們沒有回甘肅。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親娘，結果也還是悲劇。”（1）

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皮學軍的論文中提到：“從1956年12月30日到1957年12月18日之間，中央政府及有關部門連續發佈了9個限制農民進城的文件。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聯合指示強調，糧食部門不得向沒有城市戶口的人銷售糧食。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基本上被嚴格限制住了。1958年1月9日，毛澤東又以“主席令”頒佈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剝奪了佔總人口85%的農民——隨後不久便是所有中國人的遷徙自由權利……1959年至1961年間，僅甘肅省通渭縣“因飢餓外流到陝西、內蒙古、新疆、青海、寧夏等省（區）及靖遠、會寧、蘭州、酒泉、武威、張掖、兩當、徽縣、武都、臨洮等縣市的人口達21,958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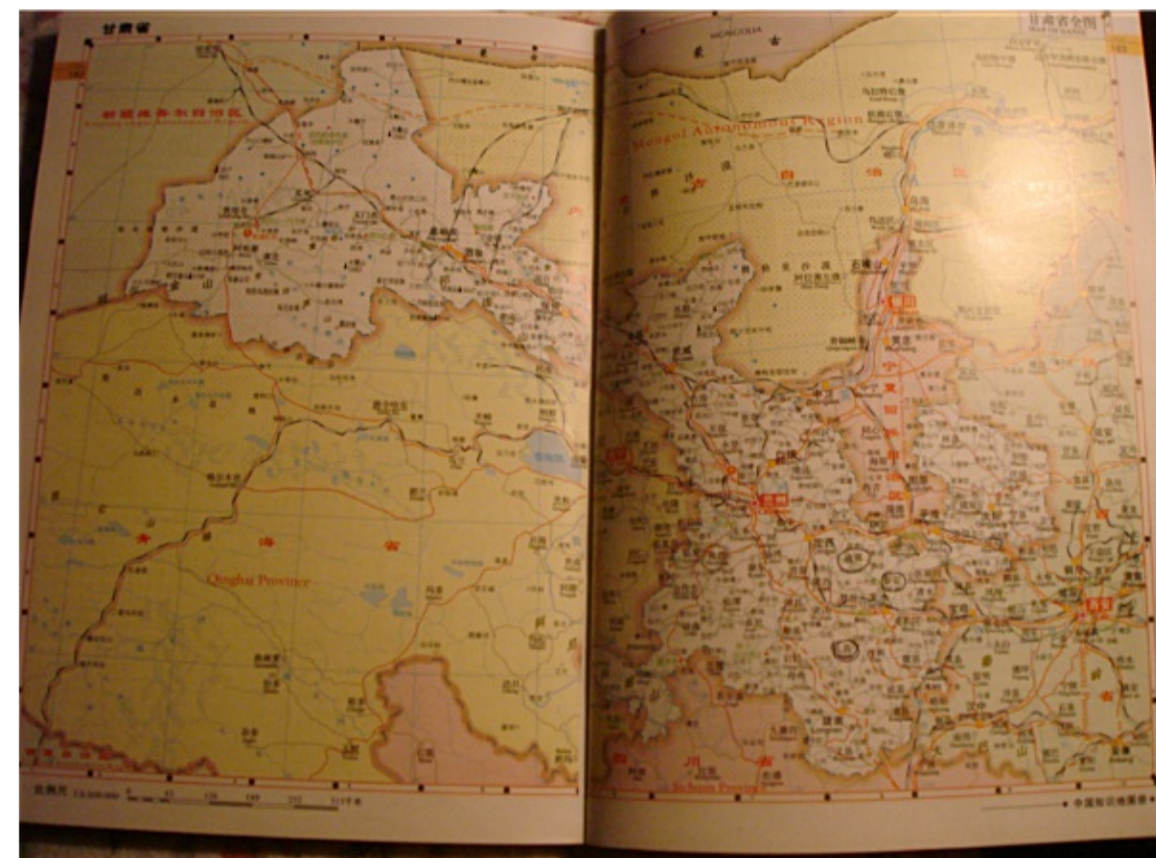
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秦衛東也寫過一篇關於甘、陝逃荒婦女的文章：“1963年17月15日，中共西北局又一次轉來陝西省委批轉省人委政法辦公室《關於制止和處理與外省災區婦女非法同居的報告》。報告指出，自1961年9月以來，又有8萬外地婦女和寶雞、咸陽群眾非法同居，其中甘肅婦女佔六成以上。據初步調查估計，甘肅災區流入陝西的婦女約有5萬多人，這些婦女中原籍有丈夫的佔相當比例，而很多

人已同陝西群眾非法同居，有的在陝西又生下孩子，組成了新的家庭，陝西人不願放回，甘肅人要討回，遭到刁難和毒打，造成一些婦女顧慮重重，於是，矛盾衝突大、阻力大，成為棘手問題。如天水中灘公社劉某，艱難地撫養兩個孩子，於是決定陝西找愛人，賣掉老人的壽板、傢具、布證等，四次前往陝西，終於找見，因其愛人在陝西又生了孩子，該婦女既難捨陝西孩子，又思念甘肅孩子，在舉棋不定時，劉某從甘肅帶來村里人和親戚夜搶該婦女，雙方打起架，結果一人被打傷致殘。”(3)

我最近又在網絡上購買了蘭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孟鳳鳴的畢業論文《1958年——1963年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探究》，是目前最為比較全面的甘、陝逃荒婦女研究成果，她所引用的甘肅省發佈的文件就十五個之多，均來自甘肅省檔案館。她的文中說：“這些婦女在最苦難的1958年——1963年大多外流到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陝西省的一些縣、市，在此期間，外流婦女的生存狀況異常艱辛，她們不僅遭受著被拐騙的厄運，且迫於生計與流入地男性非法同居，並要時時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學術界一直沒有對1958年至、963年這一階段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專著和文章……這方面的研究相當薄弱，甚至可以說是一塊尚未開發的‘處女地’”(4)

在寫作這本書時，我曾經和孟鳳鳴女士取得聯繫，想得到一些官方原始文件，用於參考。但是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我再也沒有收到她的回音。可見學術遠沒有自由。

紙張的文件被密封在檔案館裡見不得人，但活著的“檔案”散落在陝西各縣、鄉、村，她們活著、她們會說話、她們能見證這場“外流”“和陝西男人非法同居”。我開始尋找這些當年的逃荒婦女、兒童。從家人開始尋找，從富平縣開始尋找，然後到陝西省的戶縣、興平、耀州、周至、武功、眉縣、蒲城開始尋找。當我疲憊、當我勞累的時候，我就鼓勵自己：就當是在逃荒，她們當年怎麼跑，我就怎麼跑。用她們逃荒的精神去尋找她們！



甘肅省地圖，為陝西省的鄰居。

逃荒的因由、逃荒的途徑、逃荒婦女的定義

“中共甘肅省委在糧食問題上搞浮誇，1958年糧食產量最初說是220億斤，回來落實到185億斤，最後說是完成了110億斤，實際不到80億斤。1959年又提出糧食總產量270億斤的大計劃，結果離計劃更遠。比1958年還少。實際產量不高，但徵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肅省在中央裡得到了‘由缺糧省到餘糧省’的好名聲，省委書記張仲糧認為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徵購任務一完成，口糧、種子、飼料都沒有了。甘肅省的饑荒在1958年春天就開始了，當時農村就有餓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現象。”“甘肅省餓死人在100萬以上”“通渭縣全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5)

甘肅省是全國饑荒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當大饑荒蔓延如疫，餓殍遍野，不少莊子裡發生人食人、

親相食的時候，人們的家庭、婚姻、道德、傳統習俗都被徹底摧毀、被顛覆……如大饑荒研究專家餘習光先生所形容的“天崩地裂到深淵”。

“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大鍋飯，家家戶戶被砸爛了鍋，搜去了存糧，逼迫人們到集體食堂吃飯。剛開始有饅頭，慢慢成稀飯，沒有一年半載，就是“星星月亮湯”，野菜加野草也開不出來了，於是食堂散夥。生產隊的糧食不是被收繳光了，就是被隊長、會計、保管員私分，還有的鎖在倉庫裡，以“國家的糧食”不給人吃，眼看著人餓得浮腫、走不動路、躺在炕上最後餓死。一九五九年年底到一九六一年開春，兩、三個月之間甘肅的通渭縣、秦安縣、武山縣、甘谷縣、隴西縣等縣農民見不到一點糧食，幾乎每家都有餓死的人，有的村莊十戶九空，關門絕後。在極端困境下，有的家庭保兒子，餓死老人，有的家庭保自己人，餓死媳婦，有的家庭保大點的孩子，餓死年紀幼小的女娃娃……一時間，已經結婚的婦女被婆家、夫家虐待、不給吃的，甚至趕出門外。已經訂婚的女子，因為害怕養活不起，被退掉了婚約，推遲了迎娶，就是夫妻感情平日尚好的夫妻，因為家裡缺糧少米，可憐無助的丈夫也會對妻子說：“你走，你自己逃活命去，帶上一個娃娃，活了活，死了死。”這些可憐的婦女、兒童不逃荒，就要在家裡活活等死。從1958年起，大面積的飢餓和死亡迫使甘肅農民開始了悲慘的逃荒生涯。這就是大災荒期間甘肅婦女流落陝西的時代背景。

1958年～1963年，成千上萬的甘肅婦女、兒童逃荒來到鄰省陝西，以求活命，“外流婦女絕大部分是農民，其中也有少數現役軍人、職工幹部和復員退伍軍人的家屬……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1963年12月止，陝西省就有五萬多甘肅籍婦女流入，約佔90%。根據天水專區十幾個縣的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1963年10月底，共外流婦女36345人，到1963年10月底，未返鄉的婦女有8432人，其中流入陝西8321人，佔流入外省人數的98%，流入寧夏的7人，流入新疆的84人，流入青海的20人……武山縣從1958年～1964年流出婦女人口3100多人……甘谷縣從1957年～1963年共外流24591人(男12466人，女人12125人)……從秦安縣的不完全統計看，自1959年～1963年年11月底，該縣共外流婦女3450人……根據漳縣雙個公社的摸底，到1962年9月底為止，雙個公社有493個婦女在外地，其中外流在陝西的有410人。”(6)

“把人餓得胡跑哩！”逃荒“大軍”中，她們年紀在一歲一七十歲之間，有母親懷裡尚在吃奶的嬰兒，有白髮蒼蒼手拄拐棍的老婦，她們其中一部分是家裡餓死了丈夫，有一些是家裡有丈夫有小孩子，有些是丈夫家不給吃的，餓得受不了。有些是為了自己逃荒，多少能給家里人多吃一口的年青女子，有些是餓死了父母，沒有人照顧，流浪的孤兒。“根據甘谷縣城關、六豐等25個公社和1個居民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在外流的984個婦女中，屬於生活困難被迫外流的就有976人，佔總數的99%，而因為家庭不和以及受人引誘或者被壞人販賣等原因流出的僅有8人，佔總數的1%。”(7)由此可見，她們出門逃荒不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僅僅是為了“逃活命”。

她們來陝西的途徑，其中將近有一半是人販子帶領販賣過來的。因為當時的婦女基本上沒有受過教育，不認識字，不敢獨自出門。就由人販子帶出來，給找好男家，直接送到，從中獲得一些利益，錢財糧食不等。也有一部分是由自己的父親、姑姑、姨姨這樣的親戚帶領來的。當父親的把女兒送來，給到一個陝西人家，換些包穀豆子拿回甘肅，搶救家里人的命。當姑姑的、姨姨的自己先被人販子領來落下腳，熟悉情況後，回娘家的時候，就帶回來自己的侄女、外甥女、村裡的年青女子，介紹給陝西這邊熟悉的親戚，或者村里人。還有些在鐵路沿線的縣，比如甘谷、隴西、定西，很多女子就餓得自己扒油罐車、煤車跑來陝西，兩眼一抹黑，是溝是崖往下跳。留在家裡就要被餓死，逃荒出來摸不著東南西北，走一步算一步。她們有些人一下火車，在火車站就被來找媳婦、找女人的當地男人帶回家。有些年青女子下了車，走村串戶的要飯，被有兒子的人家收留下當媳婦。有些拖兒帶女的婦女，白天要飯，夜裡在小廟裡避風躲雨，被路過的好心人看見，領回去介紹給死去婆娘的叔叔、伯伯，組成新的家庭，在陝西生活下來。

“你們怎麼知道來陝西呢？”我問。

“人家說，陝西好，陝西有吃的。”

“人販子說，陝西人家吃得好，穿得好，去了給你找個好人家。”

“來了也不好，還吃過榆樹皮、包穀芯，一家子為吃飯鬧事，生氣，到人家的生地方，咱是黑人黑戶。人家看不起咱。”

“有了娃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回去了，娃咋辦？咱是沒有辦法才到人家這地方了。”

經過三年多的調研，總結出甘肅婦女逃荒到陝西，和陝西男人結婚，她們逃荒的具體因由有這麼幾個方面。

1，喪夫。這些婦女年紀在二十出頭——到四十多歲之間，她們的丈夫不是因為年老體邁自然死亡，而是因為長期勞累、飢餓、生病死亡，所以這些婦女的年紀都比較輕，又有孩子。孤寡無助，不逃沒有

活路。

2, 家中有夫。很多婦女在甘肅老家有丈夫, 但是家中無糧, 和丈夫家人口角漸多, 沒有了感情, 最先跑回娘家, 娘家自顧不暇, 還是沒有飯吃, 就帶著孩子、或者留下孩子逃跑出來。以後陝西這邊需要辦理戶口手續, 才回到甘肅去辦理離婚手續, 也就是一張蓋有公社公章的離婚證明。很多甘肅丈夫來陝西找到妻子, 但是這些婦女已經有了新的家庭, 生育了陝男人的孩子, 不願意跟著前夫回去甘肅。

3, 未婚的女子, 被人販子帶領, 或者自己逃荒來陝西, 有些家人知道, 有些父母更本就不知道。她們來陝西多年後才和家人取得聯繫。

4, 逃荒兒童。他們大多數跟隨著逃荒的母親而來, 母親跟了陝西的男人, 他們也就成了陝西男人的“娃”, 由後父養活, 生活下來。逃荒者中有7、8歲——12、14歲的兒童因為父母被餓死, 在老家餓得實在受不了。自己出門流浪, 扒火車來到陝西, 一邊要飯, 一邊乞討。最後在陝西給別人家當兒子, 改名換姓, 活了下來。

5, 逃荒來陝西安家落戶的男人極少極少, 現在能採訪到的男人, 都是當年跟隨母親逃荒來的小娃娃。“男人家出去沒有人給吃的。”留在甘肅的男人沒有了婆娘和自己的孩子, 更是沒有吃的。其中有些人精神失常, 有些絕望地餓死、自殺。

從甘肅省六十個縣逃荒出來的十萬婦女、兒童的來到陝西的逃荒途徑, 大致能歸類以下幾種:

1, 由人販子帶領拐賣。在大饑荒的年代, 出現了一種以帶領甘肅婦女到陝西, 介紹給陝西男人的職業, 大多為男性, 也有少數女性, 人數有上千名。幾年間, 他們多次往返於甘、陝之間, 把數萬名掙扎在死亡線上婦女、兒童帶領出甘肅、安頓在陝西各地, 從中獲得利益, 稱為人販子。其中不少, 後來被政府逮捕法辦。例帶領我母親一家逃荒到陝西的人販子張廣祿被受法坐牢數年。

“如牛家山公社的李××挑撥有夫之婦張××, 以欺騙的方式, 將女方勾引到陝西, 以500元賣給安××為妻。城關公社的王××, 周××等人, 也施展各種詭計和販賣婦女20多人。還有些不法分子為達到自己牟利的目的, 竟不惜將自己的親人誘騙、販賣到外地。如秦安縣郭家公社宋家生產隊在役軍人宋××之妻, 於1961年2月被她娘家弟弟誘騙, 賣給陝西扶鳳縣食林公社強家溝生產隊的李××。”(8) “根據陝西省公安廳統計, 從1963年1—5月份, 查處販賣外流婦女、兒童的案件196起, 參與作案的罪犯204人。這夥罪犯騙取現金138500元, 白洋793塊。還有糧食、糧票、手錶等大批財物。”(9)

人犯子中不乏拐騙、販賣婦女, 牟取錢財之徒, 但是他們的存在, 充當了“逃荒嚮導”“搭線人”、“婚姻介紹人”、“救命恩人”等角色, 人販子的功過是非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討論。

2, 自己逃荒, 不買票, 扒火車跑。其中有帶孩子的婦女, 年青的女子。中途被政府收容後, 逃出來還是往陝西跑, 其中最多的被收容了四、五次之多。有些逃荒婦女、小嬰兒餓死、凍死在逃荒路上。逃荒路是一條堆著白骨的路。

3, 自己的父親領來、親戚領來。饑荒年月, 女兒就是廉價的財產, 送給人家, 多少能換些糧食, 解救餓肚子的家人。有不少十二、三歲的小女娃都是給陝西人當童養媳。

4, 陝西男人自己去甘肅領女人回來。有些陝西男人因為家境特別貧寒, 在當地找不上女人, 這些條件不好的鰥夫、年青的男子直接到甘肅領一個婆娘、女子回來為妻。女人為了吃一口飯, 也就跟上回來了。為米麵夫妻, 先活命再說。

5, 丈夫或者未婚夫帶領妻子、未婚妻逃荒, 到了一個村子, 就謊稱是婦女的哥哥、娘家人等, 安頓下妻子、未婚妻, 換取少許包穀、穀子, 拿回甘肅救其他家里人的命。

逃荒婦女的定義, 蘭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孟鳳鳴這樣認為: “外流婦女的定義為: 1958年至1963年生活困難時期, 在不能進行正常生產和生活的情況下, 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流入陝西等省廣大農村以尋求一塊立足之地甘肅省的婦女”。(10) 我看, 更確切地說, 應修改為: “1958年至1963年中國大饑荒時期, 在家中無糧食坐以待斃的情況下, 為了逃條活命而被逼無奈逃荒到陝西省廣大農村, 給人當妻子、童養媳、兒女以求生存的甘肅省的婦女、兒童。”

1957年~1964年間, 陝西省寶雞縣周原公社張謝大隊就有來自甘肅14個縣的37個婦女, 其中29人嫁給了本地人。(11) “據民政部門不完全統計, 甘肅省75個縣市有64個縣市僅在1962年1~9月份就有36345名婦女流入陝西關中平原各縣, 後來返回35272人, 未返回11073人”。(12) 由此可見甘、陝婦女、兒童逃荒時間的跨度之長、地域範圍之廣、人數之多。



在戶縣元村，第三次見到逃荒婦女楊彩蓮，右為她的兒子。

饱读书屋：PDF4U.org 独家发布

逃荒婦女的年齡、價格、婚姻對象

“咱是出門要飯哩。”“能逃荒的還是能跑動的，有本事的。”“年輕的還能跑，年紀大的、跑不動的就在家裡等死。”“咱是年輕女子，跑出來總有人要哩。”當年的逃荒婦女這麼說道。“從1963年10月底天水地區十多個縣對尚未返鄉的8432個外流婦女的統計，從外流婦女的年齡上看，10歲以下的1257人，11～18歲的2631人，19～25歲的3323人，26歲～35歲的2729人，36歲以上的1133人。”(13)“根據陝西省興平縣1961年6月統計，流入興平的婦女絕大部分是18～45歲的青壯年，佔到91.9%，來自甘肅的既有109人。”(14)從這些當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逃荒到陝西的婦女大多數是青壯年的婦女、女子和未成年的兒童。六十歲以上的年老婦女極少。

婦女在大饑荒年代變成一種商品，會說話、會幹活、會生育的商品。在人販子和需要婦女做婆娘的男人之間頻繁的發生著暗地的交易。經過對八十多位逃荒者的走訪，所調查出甘肅逃荒婦女到陝西的價格基本如下：

1，一個婦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賣得100元。其中包括坐火車的路費、伙食、汽車費用等等，人販子除去開銷，最後的“利潤”可能是五、六十元，這在當時是不少的錢。雖然冒險和辛勞，但是有不少人從事這個行業。我看到一些當時的官方文件說，有些人販子把一個婦女能賣到400多元。但在我的整個採訪中還沒有聽說過這麼高的價格，這對當時公社集體化的農民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2，50元～60元不等。更多的陝西男人，鰥夫或者單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錢，就是借，那個年月家家緊張人人沒錢，人販子又著急著走。一般來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他把一個婦女從甘肅某縣山村領出來，送到陝西某縣“收貨人”手裡，就不會再來打擾他們的生活。於是，50元～60元也能成交，彼此不會吵架鬧事。

3，用糧食交換。有時是家裡的父親、兄長，甚至丈夫帶領這些婦女出來，挨家挨戶的詢問，看收留不收留這些婦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討價還價，換上二、三十斤包穀，也不會太多。最重要的一點，當時政府不允許糧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會被沒收。再一個陝西人本身糧食也短缺，能少給點，自己就多吃點。甘肅地方多是山地，就是換多了，也很難背回去，並有被打劫殺身的危險。最主要的，還是沒有糧食。

4，一個饅一個媳婦，誰給吃的就跟誰。一個饅在當時的價格是一塊錢，一個饅就能找一個媳婦嗎？好像是在說笑話。但是逃荒婦女王秀英，77歲，她說：“我的妹子去相親，我說能不能看上，回來給我說一聲。到那家，人家給吃上了一個白面饅，我妹子就不回來了，跟上人家了。”當時只有19歲的李春花說：“下了火車，就有在火車站等女子的人，他領我到食堂，給買了個饅，就花了一塊錢，吃了，我就跟回來了。不說人模樣子好不好，先有個地方住下。”